

论浙派殿军郭麐词风的演变

郑雅宁*

(宝鸡文理学院 中文系, 陕西 宝鸡 721007)

摘 要 郭麐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词人, 他以诗词古文知名于世, 论词以浙派为宗。纵观早中晚期词作, 其词风经历了从追步花间到宗尚南宋终归于浙西词派的渐变过程。晚年检讨得失, 词风越出浙派范围, 抒写性情, 自成一格。其写心、适性的词学观点纠正了浙派末流的重形式轻性情的流弊, 浙词为之变。纵观郭麐的词学理论与浙派的离合, 既是对浙西词风的革新, 亦标志着浙派走向颓势。

关键词 郭麐;《蕙梦词》;《浮眉楼词》;《忏余绮语》;《麤馀词》;词风演变;浙派殿军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491(2010)04-0040-05

清代乾嘉之际, 吴越的青山秀水间活跃着一位才华横溢、声名卓著的布衣词人, 他就是才高运衰的郭麐。郭麐(1767—1831), 字祥伯, 号频伽, 晚年又号蘧庵、复庵, 别署浮眉楼主人, 江苏吴江人。诸生。十七岁起应乡试, 后一度应京兆试, 终不遇。三十岁后遂绝意仕进, 专力于古文诗词, 诗词尤为著名。张维屏《艺谈录》称:“频伽以《灵芬》名集, 其心灵, 其笔灵, 真得乾坤清气者。其诗、其文、其词皆必传。”^{[1] (P3071)}主要著作结集为《灵芬馆集》, 词集总称《灵芬馆词》, 收词 400 余首。分属词集四种, 依次为《蕙梦词》、《浮眉楼词》、《忏余绮语》、《麤馀词》。

郭麐词以编年为序, 三十岁以前的早期词作结集为《蕙梦词》,《浮眉楼词》作于三十到三十七岁之间,《忏余绮语》收录词人三十七岁到四十一岁之间的词作, 而《麤馀词》则是晚年词作。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词人词风的演变轨迹。

一 《蕙梦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侧艳”之词

频伽在《灵芬馆词》的《自序一》中写道:“余少喜为侧艳之辞, 以花间为宗, 然未暇工也。中年以往, 忧患鲜欢, 则益讨沿词家之源流, 藉以陶写陋塞, 寄托清微, 遂有会于南宋诸家之旨。为之稍多, 其于此, 不可谓不涉其藩篱者已。”^{[2] (P2)}

此序写于嘉庆八年, 即作者完成第二本词集《浮眉楼词》之后, 作者三十七岁。序言中可以看出, 作者回顾写作历程, 把自己的词风取向截然分成两个阶段, “少”宗花间, “中年以往”则学习“南宋诸家”。显然他所说的少时之作, 指第一本词集《蕙梦词》, 而《浮眉楼词》则是词风转向南宋的中年之作。

《蕙梦词》收录词作 120 首, 题材不出传统的恋情、闺怨、春愁秋恨、感时伤景, 也有一些咏物题赠之作, 但为数不多。形式上多为小令, 鲜有长调。正是与花间词的取材、形式特点相一致。花间词风历来以温庭筠为代表, 郭麐最早期的词作中就有若干直接学习温词的篇什。试看《菩萨蛮》:

垂帘押放双金蒜。卷帘腕露双金钏。细雨湿芭蕉。绿窗人寂寥。好从帘外走。湘影横波溜。珠子护双鸦。两鬟抹丽花^{[2] (P1)}。

这首词描写一位丽人的美貌与落寞。上片从屋内的陈设、美人的装束、窗外的景致来烘托主人公的“寂寥”。“双金蒜”可见陈设之富丽, “腕露双金钏”可见装束之华美, “细雨湿芭蕉”可见景致之宜人, 可空有美景丽人, 即使卷帘, 亦无人欣赏, 更烘托出落寞的意境。下片正面写美人之装束与姿态。美人不甘寂寞, 露出少女顽皮的天性, 来到帘外, 她美

* 作者简介: 郑雅宁(1972—), 女, 陕西宝鸡人, 讲师, 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目流盼,珠子缀满鸦髻,两鬓插着鲜花。整首词没有提及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但通过环境的烘托和对人物外表的刻画,却使人感受到丽人孤芳自赏的寂寞情思。不动声色的描摹,移步换景的章法,使人很容易想起温词的同调名作。但此词又非单纯的摹仿之作,而是有所扬弃,温词作于词体应歌时代,为求特殊的娱乐效果而采用华丽浓艳的词藻,并对女性的描写带有明显的玩赏意味,这些在郭词中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清新秀美的语言,和对主人公的赞美与同情。词中隐含对美好事物不受重视的感慨,但情调并不沉重。堪称婉词佳作。

郭麐追步花间,还表现在学习花间词的民歌风味上。如《生查子》:

金雁画桥南,碧玉人家小。种得碧桃花,昨夜先开了。不恨不知愁,只恨无人晓。念得阿郎诗,句句能颠倒。^{[2] (P28)}

这首小令描写一位小家碧玉的多情少女,在春满花开的季节思念意中人的苦恼。直写眼前之景,纯用家常之语,符合人物身份教养,模仿少女口吻、描摹情思真切细致,颇能传神,风格纯朴自然。有韦庄词的遗风。

花间词作善于营造优美意境,注重语言的锤炼雕琢,如冯延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就是善于炼意炼字的名句。《蘅梦词》中也有这样的佳作。如《卖花声》描写月色皎洁的秋夜,主人公对月怀人,想起往日之月、往日之景犹在,而人事已非,一片凄凉、清冷之境,衬托内心无限感伤;更可悲的是,万般情愁却无人可以倾诉。词境清幽,情调凄婉。其中开篇三句“秋水淡盈盈。秋雨初晴。月华洗出太分明”^{[2] (P33)},描写眼前之景气韵生动。“淡”字本平常,与“盈盈”相连便觉神清气爽,传神刻画出秋水特有的澄澈与清寒;“盈盈”一词还令人想起“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凄美情事,使意蕴更为含蓄、深邃。“月华洗出太分明”的“洗”字极为工稳,用拟人手法化无情秋雨为有情,更突出了月光的明亮。这首词曲尽人情,清新婉转,如邻家少女,一无缠珠绕翠的装饰,而丽质自见。

在《蘅梦词》集中,有一首《菩萨蛮》,作者自题为《北固题壁》,别具一格。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突兀眼前的青山,词人浮想联翩,“毕竟笑山孤,能留依住无”^{[2] (P33)},青山纵然壮丽、雄浑,但无法阻挡江水前进的步履。正如时间、历史的脚步无法阻挡一样,谁也无法超越既有的自然规律。这首词善用方言口语,不避重字,如民歌一样质朴自然,但词意

隽永,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词风轻捷灵动,声调婉转,既有花间词的圆润,又脱去了花间词的脂粉气和闺阁气,而将视野投向广阔山川,将哲理融于景物,意境颇为高远。

总之,此时词人年少气盛,才华初露,一心博取功名,还没有经历更多的人生苦难,所以词风轻隽柔婉。虽不免有模拟痕迹,但造语清新,已独具特色。花间词的柔媚婉丽,民歌风味,白描手法,抒写怀抱的传统在早期郭词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并且广泛地学习前人又使他初步形成了尚情重意的词学倾向。但郭麐作为浙派殿军的地位,还要等到《浮眉楼词》完成时,才能真正确立。

二 追步姜张、服膺竹垞,自为浙派后劲: 《浮眉楼词》、《忏馀绮语》

(一)《浮眉楼词》:中年忧患,心仪南宋诸家

《浮眉楼词》共收词110首。结集时,作者三十七岁,已进入忧患多事的中年。词中多写“春鸟之啾啾,秋虫之流唱”^{[2] (P2)}的幽僻愁苦,与南宋词的宗旨情调暗合。作者对于南宋词,主要欣赏其能“陶写阨塞,寄托清微”^{[2] (P2)},而代表词人则是姜张诸子。郭麐对姜张诸子评价极高:“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3] (P503)}这正与浙西词派的宗尚相合。这一阶段作者交游更广,设帐授徒为生,足迹遍及吴越。仕进的无望,使他看到科举制度虚伪的一面。他虽然选择了退出,但并非完全心平气和,经济的压力,父母妻子的期望,儒家思想的束缚,使他感受到现实生活的艰辛与复杂,内心充满矛盾和困惑。花间词的浅斟低唱、春愁秋恨已无法适应词人表达复杂思想感情的要求,故从《浮眉楼词》起,词人已开始检讨早年的花间词风,以为“未暇工也”,这里的“工”,自是以新的词学取径浙西一派为标准。集中词作大半长调,又多为体物补题之作,渐渐褪尽铅华,一味求雅。题材多为咏物、题赠、纪事怀人,寄寓词人自身之经历感慨,感情深沉含蓄,语言精巧醇雅。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

其一、赠别词意境开阔,感情真挚。《浮眉楼词》中有许多这样的词作。如《高阳台 随园席上赠别疏香》:

暗水通潮,痴岚阁雨,微阴不散重城。留得枯荷,奈他先作离声。清歌欲遏行云住,露春纤、并坐调笙。莫多情,第一难忘,席上轻轻。天涯我是飘零惯,恁飞花无定,相送人行。见说兰舟,明朝也

泊长亭。门前记取垂杨树,只藏他、三两秋莺。一程程,愁水愁风,不要人听。^{[2] (P59)}

“愁苦之言易好,欢娱之辞难工”,这首词渲染离别时阴雨连绵的凄凉情景,女子的多情使词人依依不舍,想到别后将要继续的羁旅生活,更使词人倍感惆怅。词人善于截取符合感伤情绪的场景,将离别安排在“暗水通潮,痴岚阁雨,微阴不散重城”的广阔自然景物之中,不再取词中常见的画楼庭院为背景,意境自然不俗。词人还善于融化前人诗句,但浑化无迹,使语言更加典雅而富有感染力。显然与姜夔词有承继关系。

其二、纪事咏物之作,有感而发,寄托深沉。时代的危机,命运的坎坷,遭际的不平,自然使词人对人和事物的看法更加深刻透彻。《金缕曲 山民出示国初诸公寄吴汉槎塞外尺牍辄题其后》就是一首为人称道之作:

几幅丛残纸。是当年、冰天雪窖,眼穿而至。万里风沙宁古塔,那有塞鸿接翅?更缄寄、《乌丝》《弹指》。一代奇才千秋恨,换故人、和墨三升泪。生还遂,偶然耳! 诸公衮衮京华里,只斯人、投荒绝徼,非生非死。徐邈顾荣皆旧识,难得相门才子。叹不仅、怜才而已。感慨何须生同世,看人间、尚宝瑶华字。只此道,几曾弃!^{[2] (R66)}

词人认为世人只称道贞观重友、容若怜才的千秋高义,却无人再效仿了。世风日下,吴兆骞的获救只是偶然,如今因为世人“尚宝瑶华字”,失意寒士不会有如此的幸运了。文风既如此,何况交友之道呢!此词凭借对文坛佳话的反思评论,追昔抚今,叹息江河日下的世道人心。纪事抒情,完全从胸臆流出,未加雕琢,而掷地有声。

“中年诗笔懒裁红”。此期词作意境清幽、开阔,厌弃描红剪翠的花间艳曲,寄托深远,追求意境的空灵、优雅;因情造境,不再专用白描;一改轻捷流转为清峻、疏放,理应归于浙派词风。不过比起朱氏的骚雅蕴藉,郭麐的词自有一股寒士的悲愤锋芒。这也是郭麐学习和宗尚浙派,却并不拘泥,而是有所扬弃的明证。

(二)《忏绮语》:洗尽铅华,寄托怀抱

《忏绮语》收录郭麐三十七岁到四十一岁之间的词作,共146首。这一时期历时最短,作词最多,是作者创作的高峰期。从题目看,作者有意完全否定少作,悔作绮语,大约同一时期,作者曾有诗云:“年少艳情从忏悔,平生佳境易亡逋。”^{[4] (R51)}这些都显示出词风转变的信号。其实这个转变在《浮眉

楼词》结集时已基本形成,故两本词集词风大体一致。只是此集艺术上更加成熟,个人风格更加鲜明。

咏物之作在这本词集中仍很常见,《续乐府补题》五首直接点明效仿南宋著名咏物词集《乐府补题》而作。而这正是朱彝尊开创浙西词风之初大加推崇的一本词集。五首中最出色的一首为《国香慢 烟草花》:

小朵娟娟。簇微黄澹白,点缀畦边。呼龙种来瑶草,疑是蓝田。昔日游蜂稚蝶,几曾见、如此芳妍。无人解频采,薑稜芋陂,一抹秋烟。 相思名字在,算移根海岛,已几十年。花花纵好,叶叶更动人怜。无分湘筠玉指,倚熏炉,嘘暖吹寒。风前自开落,陌上时时,误认花钿。^{[2] (R92)}

这首词描写天生丽质、姿态美好的烟草花,由于生长在不为人注意的畦边陌上,空有美貌芳妍而无人采摘,更无分装点美人的居室或鬓边。只得任由“风前自开落”。这首词分明寄托着词人怀才不遇、命运不济的深沉感慨。词人空有满腹才华,而无所遇合,不就像这“寂寞开无主”的烟草花一样吗?词人将寄托感慨完全融入对花的描写之中,若隐若现,要缈多姿。意在言外,寄托遥深的咏物词,正是浙派最为得意的题材风格。

《摸鱼子》是一首抒写怀抱之作。词人客居他乡,有感于秋色浓重、寒蛩声声,想到羁旅之苦,玄鬓成丝,不觉黯然神伤。“江湖约,负了铜驼俊侣”^{[2] (P101)},没有像自己和少时朋友期望的那样博得一第的惭愧,“文章信美功名薄”^{[2] (P101)}的尴尬处境,使词人决心“休再误”,结束江湖奔波,回到小小柴门的家乡,与“门前秋水”、旧时“沅鹭”^{[4] (P101)}为伴。触景伤怀,本是词中习见的内容,但作者以亲身经历为背景,富有真情实感,抒情自然深切。并且没有一味沉浸于牢骚和感伤之中,而是以归隐故乡为选择,情调并不颓废,而是恬然自适。

类似的佳作还有《金缕曲 席上赠阿许》。词人愤慨唱出“失路才人孤愤客,一例青衫沦贱”^{[2] (P102)},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失意并非因为无才,而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和自己孤傲磊落的个性不见容于险恶环境。词中的郁勃不平之气一改浙派的醇雅,而是“怨”且“怒”了。

总之,此期词仍以浙西词风为旨,咏物、题赠、抒写怀抱之作为多,相比《浮眉楼词》,完全肃清艳词丽句,洗净铅华,追求苍劲悲凉之境,词风转为清旷。艺术手法更为多样,寄托更深,浑化无迹,艺术上更加成熟。

三 《鬘馥词》

返朴归真、自成一格的晚年词作

作者后记记载,“壬午十二月廿二日,所假馆之楼火,仅跳而免,所著皆烬,友朋掇拾,间以钞寄,不复次第,得即存之。”^{[2] (P137)}此集实为 56 岁以前之作的一部分辑佚篇什,共 35 首。作者晚年词作的全貌已不可见,但管中窥豹,仍然可以看出作者词风的走向。此集兼收并蓄,返朴归真,词风多样化。小令、长调各占半数,题材仍以题赠、咏物、寄怀为多,还有一些描写日常生活的词作。如《高阳台 病酒》:

似梦还醒,将眠又起,今朝直恁无聊。未展屏山,帐纹时动冰绡。数声啼鸟惊人觉,已恹恹,红日花梢。唤茶瓯、眼倦微搓,舌强须浇。天涯没个闲消遣,况故人重见,俊侣都招。雪白花红,那禁物色相撩。元龙豪气随年减,算而今、只读离骚。计行程、私祝江风,莫阻归桡。^{[2] (P130)}

这首词从词人应邀与故友相会,饮酒之后的次日清晨的“病酒”开始写起。这首词以个人生活为背景,如话家常,娓娓道来,词人既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故作高深。似乎漫不经意,实则显示出作者渐至纯熟的艺术技巧。流露在词句中的凄凉、无奈、慨叹、自嘲都包含在波澜不惊、平淡自然的描述当中。词风洗练清朗,化俗为雅,已突破善于融化典故、诗句以增加韵致、追求空灵醇雅的浙词家数,而是独抒胸臆,纯写性灵,不但言之有物,亦言之有情。

此集中的小令也表现出别于花间、浙西词风的民歌韵味。如《柳梢青 子贞招游湖上题酒家壁》:

如画春城。乍寒暂暖,似雨还晴。梅萼将飞,桃枝欲放,柳色才青。良时令序难并。算者度、韶华有情。昨夜初三,今朝寒食,来日清明。^{[2] (P128)}

这首小词写游湖时看到春意萌动时的美好心境。一望而知,词人抒写的是真实的感受,绘景写情,摇曳曲折,极富有感染力,节奏徐缓,语调清新,两组扇对不加修饰而自然工稳,绚烂复归于平淡,毫无造作痕迹。

他如《满庭芳》“思屈宋、美人香草,寄托深幽。便微词多有,也足风流”^{[2] (P133)},寄寓对屈宋文风的倾慕,也表达自己以词作为情感寄托的决心。《貂裘换酒》以“后院绮筵休著我,杜牧狂言原惯”^{[2] (P129)}表达愤世嫉俗的狂傲之气。《浣溪沙 兰花》以“岂有心心同婉变,并无叶叶助风标”^{[2] (P126)}赞美兰花高洁风骨,感叹其落寞无助的命运。都堪称自抒性情的佳作。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词人渐进老境,更加注重

词的抒情功能,不再雕琢字句,惨淡经营,而且似乎有意以口语、俗语入词,却又无一不妥贴自然。此时,郭麐对词坛风气已有清醒的认识,他自著《灵芬馆词话》和《诗品》十二则,检讨自身和浙派词风得失,探索词学理论,对浙派末流的颓丧、空疏、游离词风极为不满,在创作中也终能摆脱一家藩篱,以家常之语写真实感情,创作了《鬘馥词》这样真正自抒性情的佳作。

四 郭麐的词学理论与浙派的离合

纵观郭麐的词作,从追步花间到心仪姜张,崇尚清空醇雅的浙西词风,到洗净铅华、唯以抒写性情为上,其风格经历了一个渐变成熟的发展过程。这正与他以较为严肃的态度将词作为一种抒情载体的一贯词学理论追求一致。所谓“虫鸟之怀,亦自其胸臆间出,未易轻弃也”。^{[2] (P2)}

在《无声诗馆词序》中,郭麐从创作实践的经验出发,总结出词史的发展轨迹:

词家者流,其原出于国风,其本沿于齐梁,自太白至五季,非儿女之情不道也。宋立乐府,用于庆赏饮宴,于是周秦以绮靡为宗,史柳以华缛相尚,而体一变。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奋末广贵之音作。姜张祖骚人之遗,尽洗秾艳,而清空之旨深。自是以后,欲离去别见其道而无由。然其写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千曲万折以赴声律,则体虽异而其所以为词者,无不同也。……进么弦而笑铁钹,执微旨而訾豪言,其通论乎!^{[2] (P602)}

郭麐论述词的起源流变,与前人相比,无甚超越。但这里所论述的词的题材和风格流变,却与他本人几十年的创作风格渐变轨迹几乎一致。词人善于吸取前人长处,勇于纠正自身不足,词风经过了一个不断探索、选择、扬弃的过程。而经过感性创作实践和理性探索,郭麐终于将词的宗旨归结为写心、适性的抒情本质,而无须拘泥于一家一好、门户之见,目光却是极为高明和深远的。

某种意义上说,郭麐作为浙派殿军的地位,并非自诩,而是后人的追认。如蒋敦复在《芬陀利室词话》中说:“浙派词,竹垞开其端,樊榭振其绪,频伽畅其风。”^{[6] (P36)}郭麐虽崇尚姜张、朱厉,但从未盲从,相反对本派末流的无病呻吟、真意不存颇有微词:

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然必得其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近人莫不宗法雅词,厌弃浮

艳,然多为可解不可解之语,借面装头,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旨而不得。此何为者耶。昔人以鼠空鸟即为诗妖,若此者,亦词妖也。 [3] (P1524)

总的来看,在创作上,郭麐取径浙派主要重其清空,而弃其醇雅。将浙派末流的游离空疏纠正而成清新疏朗、空灵流转的自然风格。谭献《复堂词话》云:“枚庵高朗,频伽清疏,浙派为之一变。” [7] (P3997)确为的论。郭麐本意或许是振作浙派,实则他本人的后期词风早已跃出传统意义上的浙西词派。这标志着浙派内部已经出现了对本派消解和反动之风,预示着浙西词风走向颓势。郭麐之后,浙西词派再无具有影响力的词家和词学理论。

郭麐之词,时人评价颇高。阮元《定香亭笔谈》就极为称许:“频伽,缠绵悱恻人也。诗文皆极幽秀生峭之致,词尤雋永。” [1] (P9069)

关于郭麐在清词史上的地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以言夫词,清代固有作者,驾元明而上,若纳兰性德、郭麐、张惠言、项鸿祚、谭献、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皆其名家, …… ” [8] (P102)抛开朱、陈将郭麐与纳兰等并列为清代最重要的几位词人,不能不说郭麐之词自有其可读可传之特质。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对于郭麐词集无人问津,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这与郭麐词的实际价值远不相称。对于郭麐词在浙派及清词史上的地位,我们应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作出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钱钟联编. 清诗纪事(嘉庆朝卷)[M]. 江苏: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2] 郭麐. 灵芬馆词[M]. 陈乃乾编. 清名家词[Q]. 上海: 上海书店.
[3] 郭麐. 灵芬馆词话[M]. 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 陈玉兰. 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5] 郭麐. 无声诗馆词序[A]. 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Q]. 台湾: 成文书局, 1979.
[6] 蒋敦复. 芬陀利室词话[M]. 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7] 谭献. 复堂词话[M]. 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8]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徐 炼